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九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九

韋肇

肇宰相貫之父大歷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改秘書少監載誅除吏部侍郎謚曰貞

駕幸春明樓試武藝絶倫賦以弧矢之利威天下爲韻

有武備者國之嘉謨習武事者人之令圖其在易也徵之擊柝其在禮也取彼懸弧蓋居安慮危而兵不可去策名委質而藝不可無我皇富有四海光宅八區然猶軫懷未

達惕慮不虞欲以廣盛業於二柄選雄才於百夫時乃駕幸於層樓闢場乎九軌森其羽衞揭以弧矢列簪佩而假立端冕旒而高視詔曰惟爾力人惟爾爪士食我場藿令則至矣歌乎采蘩試可乃已於是拜手稽首足之蹈之騁技於非常之日爭鋒於拔類之時則有六鈞用壯百中無疑和容就列省括於茲射用藏弓不獨主皮之善發殊罕忌而無失鵠之嗤可謂措杯至習舍拔必至盡其妙而不棄前修擅其功而若有餘地天顏既矚且賞麗龜之功人意所傾敢爭射隼之利又若蒙輪之俊超乘如飛騁廣場

之永埒覽繁弱而忘歸左旋右抽擢兩肩於敏手奮髯增氣示衆目以餘威立表取準臨危應機盤過身之矛所投皆中執如組之轡所向無違宸心用多其勇捷觀者咸服其精微至有術非五善取非十全不能定是非於己分而又爭利害於君前莫不心戰股慄落羽驚弦豈搜揚之不至諒工拙之相懸夫試也者為求於衆捷也者為同於天非僥倖之可竊用旌勸之無偏是以詣闕者數百計而升明者纔一二焉其或進而不濫動必合雅靡蹲甲以自媒思觀禮之見假始僶俛於法度忽蒼黃於取舍信其命而

有之亦不得而無也宜乎召墨客授行者書絕藝於詞臣傳不朽於天下

欹器賦

若夫天地忌滿鬼神害盈方輿以之東缺圓蓋以之西傾百川因茲灌注七曜由是貞明故聖人以沖虛作式賢達以撝謙爲情於是盤盂設誡几杖必紀金人貽誨於周書撲滿流規於漢史順之者福逆之者恥乃垂訓於小人咸取象於君子豈若方圓有度規矩合儀不虛不滿能安能危考衆器之論最實莫先於宥卮不隨日兮時昃不與月

兮暫虧體執謙損性尚沖撝知盈槩而必覆故止足而何期惟上聖之設法處中庸而在兹使廉恕以效貪殘改質金張可望形而謝寵許史可覩容而辭秩疏廣感此而挂冠范蠡昜兹而自逸覽斯器之爲美何餘物之能匹原夫出自聖者之心成乎匠人之手匪雕匪刻可大可久鄙巨壑之難盈惡漏卮而虛受寧取類於瓦杯以供堯舜不願同於金爵惟資桀紂故一化於陶鈞歷千載而不朽由是魯君之廟置諸户庭左鄰東序右界西扃惟仲尼之多聖賴弟子而爲銘僕又何德輕塵翰墨雖不假於先容實有

愧於觀國

撲滿賦

夫以天覆高兮地載卑道幽元兮不可窺日始中而還昃月將盈而復虧滿而不已則溢高而不已則危誠古聖之深戒作來者之明規示予以倚伏教予以謙撝雖蒙昧而不敏請將心而事斯故遠求類物近方諸己鸚鵡何智兮隴坻先鳴靈龜何愚兮長塗曳尾智者禍兮受雕籠之斃愚者福兮終廟堂之祉信通塞之暫昧乃榮枯之一指何茲器之雖樸以堪誠而成珍稟質陶甄之匠賦容埏埴之

人不雕飾以眩目寧儉素以全身始含虛而任受忽多藏而累眞貝入之有徑出之無因其滿也渾兮似蚌珠未開於重淵之下其拆也杳兮若鷄卵初分於太古之辰豈不以驟積而靡散貴得其豐孰知其難裂陶鎔之璅璅出金錢之絫絫見之者無不興嗟聞之者盡皆含嘆若夫宵宵宦子營營市人若恥貧賤之域同趨富貴之津得利足以潤已至盈足以敗身猗歟前跡安可再循予遂削營欲之心守謙光之道念此物之雖賤宜吾人之所保鑒周鼎之覆餗看魯器之傾倒猥逢長倩之贈永爲子孫之好欲窮墨

妙之意以養太元之草

金劒出匣賦以金劒開匣光射霄漢爲韻

劒者主生殺之氣匣者同隱見之心鳴於其中或幽閉以爲恨出乎其外信利用以則深豈徒飾以琱玉比之兼金剸雄鍔而不舉緘異氣而嘗沈者哉故劒利於人匣困於劒蓋所以爲重俾神物而不褻亦所以表能將瑞光而亦驗其始也若耶之溪涸赤堇之山開良金既選歐冶爰來合純精而鑄鍊召太一與風雷厥功既勤曠歲月而方就厥狀斯見法陰陽之所裁於是工技之儔金鏤爲匣制其

象也錯玳瑁與瓊瑰韜而藏諸秘龍鱗與龜甲故楚王之未識我含其章風胡之將鑒我耀其光發匣而覩爛然非常環啟蜂以吐月刃披雲而降霜若金隄始開橫秋水之漫漫如青天欲倚散陽彩之煌煌夫惟義也動而必吉夫惟神也行而無跡號龍泉而其善可珍指斗牛而其光可射用晦之際思顧盼而無遺出幽之時思佩服之無斁伊昔三劒氣凌九霄臨敵高揮而血流千里復讎虛擊而疾不崇朝苟蒙蔽而未發雖晏陰之莫昭且劒之在匣蓄鋭而誰玩劒之出匣器利而能斷亦將試銛鍔於鯨鯢決浮

雲於天漢或提攜之未及尚埋淪而可歎願進用於張華如見知於雷煥

瓢賦 以豈徒用乃可珍為韻

器為用兮則多體自然兮能幾惟茲瓢之雅素稟成象而瓌偉安貧所飲顏生何愧於賢哉不食而懸孔父嘗嗟夫吾豈離芳葉配金壺雖人斯造製而天與規模柄非假操而直腹非待剖而刳靜然無似於物豁爾虛受之徒黃其色以居貞圓其首以持重非憎乎林下逸人何事而喧可惜乎樽中夫子寧拙於用笙匏同出詎為樂音以見奇牢

巹各行用謝婚姻之所共受質於不等成形而有待與簞食而義同方抔飲而功倍省力而易就因性而莫改豈比夫爾戈爾矛而勞乎鍛乃礪乃於是薦芳席娛密座動而委命雖提挈之由君用或當仁信斟酌而在我挹酒漿則仰惟北而有別充玩好則校司南以爲可有以小爲貴有以約爲珍瓠之生莫先於晉壤杓之類奚取於梓人昔者滄流曾變蠡名而願測今茲廟禮請代龍號而惟新勿謂輕之掌握無使辱在埃塵爲君酌人心而不倦庶反樸以還淳

沙隄賦以隱以金椎樹之青槐爲韻

遵大路乎新謀倚善人之廣運沙之積也得禦濕之宜隄乃名焉審用功之分爰謀爰度是築是隱使夫晴靡磽确之煩雨無塗潦之窘若然者施之城闕豈但三條之通用之郊坰可以千里而近伊功足紀斯美奚擬臺或虧簣我終始兮無然山不讓塵我包含兮亦爾應物兮寧倦安卑兮詎恥俾時行各得其所由故日用不知其所以君勿謂泥滓之賤君其乘宏益之深高而不危仰諸侯之殊化直而能正定志士之夙心何止禦浸淫而爲岸或當披隤阤

而揀金其處也周帝城之內徒有羡於瑶池其堅也雖衆
人之力固自得於金椎亦由道存而命外天縱而非師是
以遽奔衝飃馳鶩洞萬户兮旁啟紛九門兮爭赴往來相
接見軒蓋之成陰蹊逕自開何桃李之足樹役無妨時利
莫尚兹豈踰於衢且以夫大爲防也能保其固匪同中聚
而雨之仰對高闕兮燓燓夾植喬木兮青青無偏無頗庶
託情於王道不騫不圮長委質於地靈願得乘御輦蔭宫
槐敢邀功於捷徑期展効於徼埃徒以爲臨曲沼登高臺
誠不如賦沙隄之盛觀足以騁作賦之才

孫宿

宿贈僕射逖子辟河東掌書記代宗朝歷刑部郎中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

對讖書判

乙家有論語讖鄰告其蓄禁書科徒一載郡斷無罪未知合否

先聖立言蓋非爲已後學敬教可以潤身且非亂常如何議辟乙門殊闕里室有儒書雖則家藏未逞邦禁同原伯之不悅或可見非比韋氏之能傳實惟濟美鄰人誠爲妄

糾彼已未越彝倫遽欲論刑何縣吏之從昧不置於理知
郡司之有乎
史翽
翽官京兆尹出鎮山西東道爲亂兵所害
仁壽鏡賦并序
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者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於巖之半
仁壽之字昭然可覩僕深奇之因而爲賦
主上恢大寶闡鴻休仁風揚而元德布壽星輝而皇化流
故得仙靈啟瑞石鏡涵秋無往不形鑒乃侔於止水有鼎

而應道可以喻虛舟懿夫化自天鈞質非鎔造亭午光射
靈朝曙早來洞穴之九仙對商山之四皓炳峴岫之龍燭
倒風壇之竹掃光能照乘不遺罔象之珠跡在幽巖爲啟
崆峒之道動如秋水之澄皎如寒雪之凝駐清夜之圓月
挂長河之片冰其形不由於拂拭其勢豈假於鉤繩君則
無心惟德之斯感山非自爾喜神之有憑左猿吟右虎嘯
萬籟相聒羣容必召雖復晉有金飾之美魏有銀華之妙
何如肅魅而野鹿羞窺愛舞而山雞自照昔之寫形仁壽
見膽咸陽倚玳瑁而稱麗挂珊瑚而益光名傳歲月事著

縑緗咸播美於千古孰歸功於我皇鏡爲之鑒與明德之合符石類於金惟聖躬之初應可以示後世之千葉可以軌前王之萬乘記事之簡以光良史之書頌美之詞更動詩人之興法天法地之謂仁不騫不崩之謂壽惟仁也故能昭泰惟壽也故能長久萬人咸識鄗石室之仙經六體自然輕漢園之卧柳我大君猶抑而不納謙而不有小人無益於補天庶斯文之不朽

丹甑賦 以國有豐年爲韻

皇矣上帝臨下有則元德升聞榮問充塞三光明而品物

昭報四氣序而黎人不忒雖休勿休惟靜惟默偉夫自然之丹甑方作瑞於明德應皇運而無疆報時豐於有國其業可大其功可久既申命以自天類有孚而盈缶循環外映爰假象以爲名薎落内虛信當無而入有明夫既耨既穫表此不稂不莠將有開而必先固茲器之可守天應靈貺人期至豐不汲而滿將寶鼎而齊列不炊而沸與溫泉而比崇異鈞陶之有作符造化之爲功千箱以之而發詠萬姓無嗟乎屢空且夫人爲國本食乃人天朝有代耕之秩野多擊壤之賢豈不以休徵畢至瑞應無邊正色斯呈

以明於聖感天資可尚是表其豐年影亭亭於瑞日光泛泛於祥煙九功咸序八政攸先超三皇而軼五帝尚何足夫比肩

韓述

述代宗時人

奉天皇帝長子新平郡王墓誌銘

維永泰元年歲次乙巳二月十七日新平郡王薨於西京之内邸春秋四十一粤以其年五月七日遷窆於萬年縣龜川鄉細柳原禮也王諱儼字伯莊睿宗之曾孫元宗之

孫奉天皇帝之長子也幼而溫良夙乃碩茂動皆執禮言必稱詩皇孫之中德行推美周邦右戚漢典開封代繼讓王之尊親承太伯之嗣先朝友愛奕葉追崇常佳南楚之風每翫西園之月仁者不壽遘疾而終皇上軫棠棣之悲懷雁行之慘輟朝震悼義切天倫鸞遂云封龜占從吉俄辭舊邸言向佳城近灞陵之高原當細柳之古地丹旐將引元甲啟行器備飾終禮有異等嗣子年在童幼執喪而哀詔葬之儀悲深先遠豐碑之字詞在刋銘銘曰

文昭武穆天孫帝子好古推賢樂善歸美親承太伯業繼

賢王漢屛斯重周卿有光人閲於水夜還於壑長坂蘭摧

小山桂落細柳之地灞陵之川泉扃一閉幽燧千年

王諫

諫元宗時人

爲郭令公出上都赴奉天行營敕賜錦戰袍并口

脂等謝表

臣某言臣今日巳時至臨皐驛西開府魚朝恩見奉宣進

止賜臣錦戰袍等又未時至管城驛縣中使至賜臣瓜兩

顆聖慈薦及寵賜頻加榮有同於衣錦恩乃及於挾纊重

裘莫比被練非堅以此臨戎期於盡敵況傳之香澤分以甘瓜推食解衣未足爲喻誓當畢命少答殊私身膏草野實伸至願無任受恩稠疊之至

爲劉相請女婿潘炎罷元帥判官陳情表

臣晏言臣實凡淺謬典樞衡元元未安庶政多闕涓塵罕錄尸素空慚臣女婿元帥判官駕部員外郎知制誥潘炎入侍帷幄又司戎政嫌疑之地顛沛是憂頃者累表陳聞冀炎得歸省闥不謂天聽未達尚阻愚誠內懷冰炭若墜泉谷臣某誠惶誠恐臣聞統天下者以天下舉直錯枉不

私其親故能啟至公之門塞羣邪之路伏惟元聖文武皇
帝陛下紹休聖緒惟新寶歷內釐百揆外清四海鵷鸞之
士充庭漸階而臣與潘炎俱忝近密兵權國政在臣二人
是使惡炎者易爲辭嫉臣者易爲毀倘炎獲戾臣無以見
雪脫臣遇謗炎無以自明此臣所以寤寐兢惶罔知攸止
昔霍光爲大司馬長女婿度遼將軍范明友次女婿羽林
監任勝爲東西宮衛尉威勢崇重冠於一時不能抑退卒
見傾覆前史所惡書而貶之又劉宏爲鎮南將軍事時朝
廷以其女婿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宏表陟親戚舊制不得

相監有詔聽從竟免禍敗先賢所尚美而書之臣雖才謝古人智不經遠每憂覆餗大懼妨賢竊惟瓜李之嫌寧望桑藿之許今是以瀝肝上請昧死聞天必元帥藉炎謀則臣甘引退如或廟堂留臣擇用伏願終許罷炎庶遂劉宏之心無成子孟之禍無任懇願迫切之至

為郭令公請授親王四節度大使及五府大都督表

臣某言皇太子者王之枝葉固當使之繁茂以蔭本根國家自頃以來率由此道莫不重其職任以維四方如朔方

范陽河南隴右劍南等州節度大使幷五府大都督一切
並用皇子以相監統內以制姦宄外以威寇戎雖未合封
建舊章亦所以廣維城磐石之義也自羯胡肆逆海內麋
沸務求武將授以兵權於是大使大都督之職廢而不復
用矣近日僕固瑒梟夷之後陛下以朔方巨鎮寇逆未平
將授其使賜臣靈州大都督單于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
使此一時之事非經久之術今妖氛電掃中外小康忝職
樞衡代天理物固合遵守舊典宣明國章豈可復竊大名
紊亂常式此臣所以內外氷炭俛仰增慚伏乞選之親王

授以斯任俾臣兼靈州長史及副大都護節度大使佐理其中并諸府節度亦望準此處置四夷聞親王分鎭必當遠近畏威將亦絶其覦心不敢妄動又大元帥頃者並無親王爲之自皇太子册在春宮遂罷斯職今但置元帥司馬而元帥未有其人四方將帥之臣無所禀命亦望陛下復授皇太子以振兵威此國家要務也臣前月已具聞奏陳其事猶懼陛下未察愚言不以爲念是以敢再三抵冐昧死上陳倘允臣所祈天下幸甚無任懇願之至

安西請賜衣表

臣奉某月日敕令臣河西揀招五千人赴磧西逐面防捍者臣到安西之日安西早已翻營軍令有行困不敢息鐵衣不解吹角便行邊庭路長去去彌遠往還三萬里辛苦二周年朝行雪山暮宿冰澗溪深路細水麤闕字二大約一程少亦百渡人膚皴裂道上血流畜蹄穿跙路傍骨積征馬被甲塞草不肥戰士戎衣胡風盡化今邊秋早冷赤肉迎霜臣準敕放還實恐磧途凍死伏惟矜慈育物遠念單寒請令安西給付綿帛蓋其凍露路免僵屍生入鐵門死將不朽

唐瀛州景城縣主簿彭君權殯誌銘

有唐建中二年歲次辛酉十一月三日瀛州景城縣主簿彭渷字巨源卒於官明年十有一月季弟字長源迎神葬於古漁陽城北采貴里之原存歿急難於此極天倫之感君之先世祿至高祖奕葉瓊枝在邦已聞曾祖順皇朝都水使者祖杲御史中丞嶺南採訪使考棲梧蒲州司馬生君身長六尺性倜儻善屬文工楷隸廣德中有季父仕於恒因省遇亂來遊幽薊與宏農揚鏻太原王譒河東柳挺以文相友爲當時高唱及太尉遂寧王司徒義陽公曾衛

更榮秉旄此府恩殊寄重深沈朱户君嘗儒服曳裾宴語東閣雖梁邸之待孫羊實家之歡崔班彼一時也無何李惟岳以恒趙叛有詔司徒討逆議者若師出乎闕一字莫之間扉屨資糧佇我文吏君解巾始拜此命縣與賊鄰防虞初闕萑蒲之盜起於倉卒長吏請避寇君曰擊柝待暴家人有備況國邑乎苟逃下闕

豆盧詵

詵永泰時人

嶺南節度判官宗公神道碑

夫工文者或懦於勇烈善武者或昧於政理徐則失於斷疾則寡於謀至若文而有勇武而有政徐而能斷疾而能謀者公有之矣公諱羲仲字羲仲其先南陽人也高祖出宰榆次因家太原昔宋襄公之母弟敖仕於晉至伯宗爲三郤所害州黎犇楚其子家於南陽以王父字爲氏公其後也遠祖均東漢爲九江太守累遷司徒六條分而千里雲行五教敷而四方風動厥有成績罔或不臧自東漢迄於聖代英賢間發史牒詳焉曾祖隋雍州牧鄱陽將軍諱義國之選也烈考皇靈州錄事參軍諱良獻人之望也皆

纘承前緒垂祐後昆秉德不回世濟其美公則靈州府君之仲子也允文允武惟忠惟孝丱歲失趨庭之訓絕漿有類於參乎弱齡喪倚門之慈泣血不殊於柴也曾未弱冠克自激昂不安顏子之貧遂投班生之筆乃慷慨而言曰文武不墜在人宏之遂從安思順破魚海取五城授上柱國又從哥舒翰破吐蕃收九曲前後討伐稠疊勳庸累遷遊擊將軍左武衛中郎將暨乾元中泰州防禦使都督楊公公之懿親邦之碩德也懷郭有道之深識行祁大夫之內舉以公才兼文武德備剛柔表爲司議參軍尚賢也至

上元初楊公爲同州刺史又表公兼韓城令當縣團練使任能也欃槍未攘獫狁孔棘旣因之以師旅又加之以饑饉寇盜蟻聚於我疆黚黎鳥散於他境城壁頹圮鄽户閉隤嗷嗷彼方望公如歲公於是完城郭修器械均賦斂峙糗糧城郭之完也則矗長雲以倚天器械之修也則騰勁霜以撲地均乃賦則流人不召而來峙乃糧則軍士不戒而備農狎於野商復於肆去其煩苛敦其簡易曾不期月而人知所庇解印未幾朝廷多之遷澄城令無何楊公拜御史中丞嶺南節度乃諮參公謀授以參軍時宦官呂太

一怙恃寵靈淩虐神主前節度張休爲之棄甲公於是稽韜畧演遁法算之以孤虛考之以風角潛軍間道克復舊藩甲士不勤而凶黨殲矣所謂不戰而勝者也乃大貢方賄丕敘庶績朝議嘉焉授大理少卿兼監察御史仍充節度判官懋賞也棘署亞卿表其赤心而刺外柏臺柱史俾其白簡以正邪方將振翼南溟竭誠北闕曜威靈於象郡布渥澤於龍川豈上天不惠降此大戾閱水去而不留藏舟奄其長逝以永泰三年四月六日寢疾捐館於上京務本里第春秋四十有二以其年五月十八日葬畢陌原禮

也公之元昆曰夷仲早世而頊公之季弟曰昌仲爲光祿寺丞撫孤追往號慟靡及惟公禮以檢身忠以奉國其事上也敬其臨下也簡御衆以寬撫孤以義率性而仁愛及物因心而孝友過人從官之祿利散霑於疎屬承家之資產悉付與同生宗族之所嗟稱寮友之所景慕者也夫人昌黎郡君豆盧氏太原交城令元偉之孫寧州眞寧尉廣洽之女也調諧琴瑟志厲冰霜施衿結縭作嬪君子婉孌淑愼宜其家人伯道無兒豈獨悲於晉史共姜誓死寧專美於衛詩痛失翼於淩虛思招福而遺有終願削髮禪寂

衲衣空門愍幼女之未嫁抑深心而少止歲月逾邁陵谷有遷願播芳猷記之貞石詵也不佞知其為人哀彼譚公念茲歸祔乃為銘曰

於穆君子問望不已文武並茂忠孝兼美德所立兮奕奕韓邑嗷嗷疲人命公為宰厥政惟新化所及兮小臣不帥肆虐荒裔師徒不勤渠魁自殪資令謀兮聖朝懋賞俾崇乃秩卿月照庭臺霜輝質沐鴻休兮天地不仁殲我邦彥百身莫贖孰不興怨行之積兮孀妻孤女魂斷骨驚爰紀貞石永播芳名美無斁兮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四十目錄

閻伯瑾

黄鶴樓記

王佑

成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充管内度支營田使清河郡王李公紀功載政頌并序

王緯

代路冀公賀改元赦表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四十

閻伯瑾

伯瑾永泰時人

黃鶴樓記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峩高標巃嵸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四闥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烟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桂東陽八詠遐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

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遠遊必於是極長川之浩浩見眾山之壘壘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偃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迺喟然曰黃鶴來時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王佑

佑永泰中官支度判官朝散大夫行監察御史

成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

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充管内度支營田使清

河郡王李公紀功載政頌 并序

惟天正明命聖人保成允寧萬邦克易我沴嗚呼君非臣無以化化臣非君無以贊贊明明君臣品字 闕三 陰陽載 闕一 字 草木咸字 闕一 兆人康字 闕一 壬寅歲寶應皇帝嗣位敬統舊服惠周於下下罔不格冬十一月我亞相公忠志率東諸侯字 闕一 出復命元元以貞集太和也先是祿山構亂朋毒中夏字 闕一 政恤刑覆忠良殖姦宄蒸人側側不貳率乃戮公越在東土受制宇下為侯於恒克衷復寧過在王室

誕宣我化靡字闕一爾凶敷聞帝庭奉若元命帝曰休才正
俟良才授恒州刺史封密雲郡公表獻臣也越二年思明
肆虐羣侮王度擅縱無人薄三川威五長搢紳管管不自
即乃工公執在厲階登若股上罔咈祗命命我亞字闕三我
字闕二恤遺字闕一人心字闕三德式闕庶欲歸於本朝朝廷嘉
茂功錫丕命授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使清
河郡王賜姓李改名寶臣詔曰懿審奉天威保乂邦本是
用司國樞威憚姦回政革風俗是用總朝憲率寧全趙開
復東土是用苴白茅昭崇武功允正師長是用援字闕四維

城宗我姓字闕四 本爾名銘之景鐘以憲於後公固讓不獲
祗奉天之明命惟祖惟父佐世有勳享祿無及公大其門
公天委全德字闕二 有邦忠孝剛義明直字闕一 亮家用自我
位敘宜才初公牧恒元年僞也僞師剋恒恒不堪命羣盜
衆聚於野字闕六 罔極公張官具政明武殄暴暴服如字闕一
人諟不虞盧盧旅旅以晏以處士馴業農力穡工就務商
通貨四者各正爾下日用乃以字闕二 二年春羣吏更告公
曰滹沲會流暨於城下天雨淫降鴻湧泄岸波積如阜奔
貫乃雉胥恐爲魚其日固久公以聚人慾經字闕二 啟導流

闕二字天造層城巘巘居人坦坦闕一字德合於無疆冬十月公告成於先帝洎慶緒嗣凶自洛奔鄴修好於公公不闕四字折闕三字得請命焉惟三年二月上以思明作藩於薊臨長於恒夏四月思明篤敘不供賊鎮威衆俾公如薊將賊公也公執忠起闕三字加害殆六月恒闕二字復公闕二字惟四年夏大旱滁滁甫田百穀如焚人曰祈土龍公曰非旱備乃貶躬之食勤人之闕二字神闕一字寅闕一字朝而雨闕八字大闕一字恒有年也惟闕三字秋闕一字兩旬有五日匪害稼不書政冬十一月思明外公以其黨辛萬寶張軍闕二字伺間焉

惟闕二字一月闕四字臨公自下流毒幾闕三字延於平人人用齎咨涕洟籲公如天公曰不戢乃暴負乃人夏四月戮萬寶於闕一字門敦行王法保和闕一字極闕三字朝義闕一字逆宗公主五州之侯或曰厚賦人公盡人嵩焉封政不賦乃聳善抑惡發滯糾佚蔽惠昭利六教既闕一字孳等心於是文訪於易易獎之文訪於定定宗之文訪於深深修之文訪於趙趙齊之克諧五州允奉如一虜不我制公用哆然惟八年闕二字月公大開山東受命王也初朝義播亡係命於公自公歸朝是翦厥翼翌日公會王師於趙郊恭行伐闕一

字獨夫惴惴天用勦焉時戎羯飲化爰方啟行夫戎性沓貪蔑慜俘軼殫寶虔劉㬥骨厚厲於懷人南自相䝞邪貝東至滄德瀛鄚匹夫匹婦蕩在草莽越踐公境宣服公咸惕惕瞿瞿攝進成序若公在首五州之人無荒寧風行於冀冀億之境願附公昭請於上上集下望申命用良冀人熙熙嗜化永休惟九年冬帝念宗臣特拜右僕射端武主戎總經外政欽酌彝典敬揚天心緊公德載於人人以蕃殖翼贊三主鋪敦四凶聖咨乃賢神祓乃祿其惟有終旨才恒中耆老賈審祥等師錫言曰奸臣反常迭起東土人

用瘳黷殆無指告惟公牧恒天眷爾下爾有君臣公正爾
有父子公保爾有災厲公奠爾有稼穡公成微公疇依恒
大圮也賡曰昭茂德崇豐碑阜成於文庶永於世克建樂
石昜揚頌聲頌曰
惟君配天惟臣配君蹻蹻我公爲君武臣翼贊皇家奄有
世勲大盜鄹鄹荒我東鄙孔填不夷元元靡恃恒人保公
乃有父子我診載懲我年載登我用有孚爾無不承貞石
峨峨永以垂頌惟公之德不崩

王緯

綽上元中進士

代路冀公賀改元赦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大赦天下改元罪無輕重一皆蕩滌率土生靈孰不歡抃臣聞生植長育天地之大德在宥布和后王之盛典伏惟皇帝陛下以道御時與天合運當文武之際恢中興之功轉黃道而三象昭明鼓洪鑪而二儀貞觀方告成於郊廟且降祉於人神而猶旁詢時議中守謙德爰輟盛禮載布湛恩正元氣以紀年惠人心而垂化緩死申柔服之義念功宥脅從之徒然後用唐虞官

人之訓追周漢考績之法節用所以厚下懋賞所以勸勞誠明動天地利澤施四海大易云神武不殺太上稱仁方之聖猷實有慙德臣謬專方鎮獲奉明詔疲劣何幸沐浴

皇風欣抃之至倍百恒情

郭少聿

少聿太原人

黃山三祖塔銘并序

原夫象教東傾正宗西域大塊連鑄造化無功應現十方漸流萬品惟正覺之元妙也傳如來之正教得佛法之寶

印者即我和尚三祖諱璨矣澄神寂靖散識歸真耆艾相承傳云黄山東是有窀穸元宫焉殁故僧智藏尋此勝山經邁銘記苔文半滅微辨云和尚諱璨矣遂瞻仰於青山之下頂禮於荒墳之前於大唐廣德二年歲次乙巳發心建啟靈塔元宫之上未圓備卒此助成僧智空覩此營修果未圓滿師資相傳願緒構興功德主霍待璧孫待敬等各施淨財成玆勝業各願生生值善四行果圓難苦脫塵又爲大唐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聖化無竭大寶常存福祚遐長萬品安樂蠢動含靈同霑斯福於唐大歷二年

哉況忠孝侯之傳鶡印唐堯之代即有此官伏念美名請依前謚

叔孫元觀

元觀蕭昕同時人

仲冬時令賦（以題為韻）

乾知大始變化惟衆白日貞輝以著乎運行素月虧盈以紀乎孟仲陰既往而陽受暑既騤而寒送景長而土圭可測氣肅而玉律潛中若乃搖落既謝戚戚無悰霜雪凝凌以戒節天地閉塞而成冬義和在茲敬授人時周之正則

建子爲首冬之夜則問如何其北斗闌干乘招搖而直子
元堂在座列羣后以聽辭冬之日可愛聞乎曾史一之日
觱發著乎豳詩其神元冥厥德在水其器閎奄事官有司
植元珪以絓檟乘元輅以載旗順物以終乃安其性因宜
制節用必克正使夫有爲而天下御正無事而天下分定
先王以之狩田孝子以之温凊萬人以之休息羣辟以之
殷聘一以明國家之盛再以誦昭事之令夫惟敗度起功
逆時興務重其徭役急彼征賦動衆不隨其物宜馭人不
以其寬裕災異必降甲巳之氣乘癘疾必行哭泣之哀聚

則知邦國興否噫時令之可懼

徐浩

浩字季海越州人舉明經累官金部員外郎遷憲部郎中肅宗立召拜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除國子祭酒代宗朝拜工部侍郎封會稽縣公德宗立拜彭王傅進郡公建中三年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謚曰定

書法論

周官内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樸畧未有能工厥後鍾善正書張稱草

聖右軍行法大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以來蕭永歐虞頗得筆勢褚薛以降自謂不譏矣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於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為鷹隼陸褚為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為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余年在齠齔便工翰墨忘寢與食胼胝筆硯而性不能逾力不可強勤而逾拙勞而無功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殷鑒不遠何

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於博奕亞於文章矣發揮聖賢事業其由斯乎初學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長亦不欲短小展令大大蹙令小疎肥令密密瘦令疎斯亦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竪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

首工之豈可百日乎汝曹年未弱冠但當研精覃思心闕目想時復臨本驗其短長可致佳境耳鍾太傅坐則畫地數步卧則書被穿表裏由是乃爲翰墨之龜鑑耳

古跡記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籀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隸法王次仲爲八分體漢章帝始爲章草名厥後流傳王能間出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碑會稽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岳光和殷華馮敦等數碑并伯喈章草並爲曠絶及張芝章草鍾繇正楷時莫其先

衛瓘索靖章草王羲之真行章草桓元草謝安王獻之羊

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紹之真行草永禪師蕭子雲真草虞

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果師述師真行草陸柬之臨書臣先

祖故益州九隴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臣先考故洛州刺

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從齊梁

以後傳祕此書跋尾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珍滿騫朱异等

署名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搆圖書寶於內庫鍾繇張芝

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跡三

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縫命起

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後

雷琴銘

石山孫枝樣斲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

唐徐氏山口碣石題刻

至德二年上在鳳翔應制扈從闕中書門下闕上各贈父祖一人官闕任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集賢殿學士正月二十八日制贈公尚書吏部侍郎及上還京廣德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制復贈公嗣子故銀青光祿大夫洛州刺史上柱國嶠之左散騎常侍洛州府君歷典趙衢豫吉湖洛

六州開元二十四年薨葬於洛陽石橋東北十里浩自吏部侍郎貶明州別駕歸鄉拜掃換山口碣石題此額篆

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神道碑

有唐既受命在太宗時有若梁公房鄭公魏衛公李格于皇天在高宗時有若梁公狄格于上帝在中宗時有若漢陽王張扶陽王桓興復宗社在元宗時有若梁公姚廣平公宋燕公始興公二張中興王業夫以天柱將傾大盜方起一振綱目再闡皇猷始興公爲之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其先范陽方城人軒轅建國弦弧受氏良位爲帝

華才稱王佐或相韓五葉或佐漢七貂代有大賢時稱盛
族四代祖諱守禮隋鍾離郡塗山令曾祖諱君政皇朝韶
州別駕終於官舍因爲土著姓大父諱胄越州剡縣令列
考諱宏愈新州索盧縣丞贈太常卿廣州都督皆蘊德秘
光力行未舉地積高而成嶽雲久蓄而作霖是生我公蔚
爲人傑弱不好弄七歲能文居太常府君憂柴毀骨立家
庭甘樹數株連理王公方慶出牧廣州時年十三上書路
左燕公過嶺一見文章並深提拂厚爲禮敬弱冠鄉試進
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謗議上

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擢秘書省校書郎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左拾遺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方屬辭滿拂衣告歸太夫人在堂承順左右孝養之至閭里化焉始興北嶺峭險巉絕大庾南谷坦然平易公乃獻狀詔委開通曾不浹時行可方軌特拜左補闕尋除禮部司勳二員外郎加朝散大夫超中書舍人封曲江縣男轉太常少卿出冀州刺史以庭闈在遠表請罷官改洪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攝御史中丞嶺南按察兼選補使黜免貪吏引伸正人任良登能亮賢勞事澤被膏雨令

行祥風屬燕公甍落斯文將喪擢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時屬朋黨頗相排振窮棲歲餘深不得意渤海國王武藝違我王命思絶其詞中書奏章不愜上意命公改作援筆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制誥扈從北巡便祠后土命公撰赦對御爲文凡十三紙初無藁草上曰比以卿爲儒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當以經術濟朕累乞歸養上深勉焉遷公弟九皋九章官近州里伏臘賜告給驛歸寧遷中書侍郎丁内憂中使慰問賜絹三百匹奔喪南計祔塋先塋毀無圖生嗌不容

粒白雀黃犬號嗓庭瑩素鳩紫芝之巢植廬隴孝之至者將有感乎既卒哭復遣中使起公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口敕敦諭不許爲辭聞命號咷使者逼迫及至闕下懇請終喪手詔曰不有至孝誰能盡忠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賜甲第一區御馬一尋遷中書令集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初公作相也奏差擇元戎皆取良吏不許入請罷賞戰功減諸軍兵省年支賜誤臣僥議事竟不行明年公奏籍田躬耕禮節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始興伯每天長節公卿皆進

寶鏡公上千秋錄述帝王興衰以爲鑒戒公直氣鯁詞有死無貳彰善癉惡見義不回范陽節度穎王澐奏前太子索甲二千領上乃震怒謂其不臣顧問於公公曰子弄父兵罪當笞況元良國本豈可動上因涕泣遂寢其奏武貴妃離間儲君將立其子使中謁者私於公曰若有廢也必將興焉公遂叱之曰宮闈之言何得輒出御史大夫李公尚隱太府卿裴伷先不禮中官皆忤上旨必在殊譴公全度焉幽州節度張公守珪緣降兩番斬屈突干將拜侍中涼州節度牛仙客以省軍用將拜尚書並觸鱗固爭竟不

奉詔平盧將安祿山入朝奏事見於廟堂以爲必亂中原固請戮之上曰卿以王衍知石勒此何足言無何用兵爲虜所敗張守珪請按軍令中留不行公狀諫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子行令亦斬宮嬪守珪所奏非虛祿山不當免死再三懇請上竟不從邊將蓋嘉運等上策密發將士襲平西戎公以爲不可妄舉結後代讐非皇王之化也上又不納及羯胡亂常犬戎逆命元宗追嘆曰自公歿後不復聞忠讜言發中使至韶州弔祭其先見之明有如此者學究精義文參微旨或有興託或存諷諫後之作者所宗

仰焉上表論事事多樞密入皆削藁人莫得知常以致君
堯舜齊衡管樂行之在我何必古人由是去循資格置採
訪使收拔幽滯引進直言野無遺賢朝無闕政百揆時序
庶工允釐同僚見嫉内寵潛搆罷公爲尚書右丞相初不
介意居之坦然執憲者素公所用劾奏權臣冢冠得罪借
以爲累貶荆州長史三歲爲相萬邦底寧而善惡太分背
憎者衆虞機密發投杼生疑百犬吠聲衆狙皆怒每讀韓
非孤憤涕泣沾襟開元二十八年春請拜掃南歸五月七
日遘疾薨於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皇上震悼贈

荆州大都督有司謚行曰文獻公粤來歲孟冬𦵏於洪義
里武臨原近於先塋禮也夫人桂陽郡夫人譚氏循州司
馬府君誨之子也淑慎宜家齊莊刑國珮環有節纂組皆
工幼作女儀長爲内則太夫人樂在南國不欲北轅克勤
奉養深得婦禮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終於私第春秋七十
七晝哭閨門日月綿遠同塋異穴卜兆從宜公仲弟九臯
宋襄廣三州刺史採訪節度經畧等使殿中監季弟九章
温吉曹等州刺史鴻臚卿腰金拖紫三虎爲榮立德行政
二馮推美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

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孫藏器河南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秉義方姪殿中侍御史抗文吏雅才清公賢操以兄拯早世姪藏器幼孤未建豐碑乃刻樂石用展猶子之慕庶揚世父之美浩義深知巳眷以文章禮接同人惠兼甥舅薄技效德無愧其詞銘曰

鳳生丹穴鵬翥南溟天乘粹氣地發精靈傑出我公揚於王庭甫稱降神說表騎星學究經術文高宗匠再掌司言爰立作相忠義柱石謀猷帷帳王綱允釐帝采惟亮退居

右揆出守南荆元鶴緝翼青蠅營營不瞑猶視雖歿如生昭昭令名千古作程

封演

演天寶中爲太學生大歷中官邢州刺史貞元中歷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

說潮

余少居淮海日夕觀潮大抵每日兩潮晝夜各一假如月出潮以平明二日三日漸晚至月半則月初早潮飜爲夜潮夜潮飜爲早潮矣如是漸轉至月半之早潮復爲夜潮

月半之夜潮復爲早潮凡一月旋轉一匝周而復始雖月有大小魄有盈虧而潮常應之無毫釐之失月陰精也水陰氣也潛相感致體於盈縮也

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

先王立清廟修百祀所以展嚴禋祈景福今釋門之有塔寺亦像教之崇建福焉或謂之人祠或謂之精舍或謂之伽藍或謂之招提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河朔之州魏爲大魏之招提開元爲大開元者在中宗時草創則曰中興在元宗時革故則曰開元道無常名隨時而已矣寶應初歲

王師北伐奮其威武或以火攻秉秆爇其延燒積薪吁其可撲由是寺門夷蕩鞠爲灰燼緇侶往來莫庇風雨耆老興嘆衣冠疚心共甘沒齒不覩興復洎開國田公之在魏也勤四封之人而撫之閱三軍之實而補之戎務之閑諗於僧曰彼道場勝地麗譙餘址堙替歷稔未之克修吾儕闔廬猶設鍵閉矧乎尊像之所在福田之所植臺觀有素其可闕乎始吾之來有意於此惟是緝綏申儆以供禦上事故未遑也今原野墾府庫實旿庶安居徒逸而締構不備豈吾心哉即持俸錢遠度山木匠伯獻藝役夫僝功時

大軍之後良材一罄龍門上游下栰仍阻公乃使河中府以營建之旨洛於台臣精誠內馳萬里潛契山不吝寶貞松大來炎涼未再水濱如積薦和嶠之千丈亞慶氏之百車操繩墨運斤斧者得以功成而不溷亦由材之備矣既立三門鎮之層樓又像雙闕校之連閣甍宇若畫棟桴千雲舉投蓋而靡及贏抱關而方啟上可以迴眺百里覽川原林麓之富下可以俯瞰萬室察舟車士馬之殷崇乎信一時之壯觀而全魏之卓絕也初樓之經始僧徒皆惑以爲舊制已廣後難及也迨樓之集事僧徒皆喜以爲有加

於前無不及焉其中長老或滿而言曰此寺自神龍至於寶應五十有七年而遇焚毀自寶應以至於茲十有三年而復舊物非夫上天悔禍諸佛護念則前功幾乎泯絕大功不能爲謀尚何見斷礱之制丹雘之制煙聚霧合聲馳響應若斯之神速者巳是知田公之勇於信施極於修葺非人力也如來付囑大臣有旨哉公頃曾入寺虔恭作禮有舍利兩粒降於其瓶光明圓淨瑩徹心目蓋舍利者非常之瑞雖一粒二粒乃至多粒供養功德以金身等遂於寺內起塔二所而分葬焉入塔之辰見祥雲靈鶴徘徊其

上百千人俱歎未曾有得不謂道心純至而冥佑薦委耶公又以此寺經典舊多殘缺哀彼學徒訪聞無所乃寫一切經兩本并造二樓以貯之三四五佛初中後善龍宮所不備矣耳所未聞莊嚴圓滿卷帙充足其闡化之功力有如此公體資海岳德邁人天深了因果高謝繫縛復於此寺度幼子一人俾修淨業以傳法印妙莊故事禳祛前軌既歷多劫公能繼之其樹善之規有如此噫建三門惠也制雙塔誠也繕羣經智也度幼子慈也有一於此且長享百祿慶流後裔況能備茲四者加以氣懾貔貅心雄鐵石

一爲蒼生之父母一爲天子之股肱受登壇之寄畫雲臺之像未云多也公令弟御史大夫兼貝州刺史北平郡王廷琳雅量沖逺天姿穎出内安黎庶紹龔黄之名外鎮封疆宏魯衛之政公愛子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悦駕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綰從子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昂等皆才傑而妙器周而敏卓然自立克茂家聲如龍如虎森森翼翼豈必覩懿氏之兆而後識其昌聽卜偃之説而乃知其大論者以開元天寳以來北平士望腰金拖紫者多矣未有如公弼諧帝室總統方面侯王將相萃於一門數十

年間光華照灼雖方召衛霍輯寧周漢垂名竹素曷以過之寺主僧法敬昂公所度之子也幼而聰達閑於禮訓求封君之錫土慕太子之踰城上座僧志高都維那僧道圓及諸徒衆等並精通妙法堅持密行名稱普聞威儀無缺遠則澄繹繼踵近則福寂比肩莫不欽公之𡽪巘承公之令範懼瓊琚之匪報思鼎彝之有銘聿相與轉石山足立碑門右以無忘我田公之茂績其詞曰

碣石巉巖滄浪沖融蘊兹間氣生我田公道可濟時材任理戎擁旄杖鉞作藩於東八座爰涉三台累踐人臣寵榮

今古或鮮祇率常命式敷彝典殊勲載崇真門日闢三門
峩峩舊址已傾刋木萬里匪公誰成雙塔巍巍光現是呈
運覺于夫匪公孰營無量法寶允資流布有梵有宝所聞
必具無量眷屬允資佛護若女若男遇緣則度儉德凛如
清心澹如傾家以施内不畱儲恢我佛乘壯我禪居永綏
福壽其樂只且

賨叔蒙

叔蒙大歷中浙東處士

海濤論

原天地之本始不知根荄孰先蓋自坯璞卵胎並鼓於太素也天人之變古今言者詳矣著之成說存諸史冊故無以間然而地靈之推運水德之經緯則夫恒數與天並騖探而究之可得歷數而計之也前史氏蔑如不記其無乃有闕典乎夫陰陽異儀而反違以其反違故賴以相資是故天與地違德以相傾剛與柔違功以相致男與女違性而同志造化何嘗蓋自然耳若夫凝陰以結地融陰以流水鍾而爲海派而爲泉或配天守雌或制火作牝觀其幽通潛運非神謂何是故潮汐作濤必符於月百泉不息以

經地理猶三光未息之健於天也晦明牽於日潮汐繫於月若煙自火若影附形有由然矣馳輪不轉轂固無是也地載乎下羣陰之所藏焉月懸乎上羣陰之所繫焉太溟水府也百川之所會焉北方陰位也滄海之所歸焉天運晦明日運寒暑月運朔望錯行以經大順小異以合大同是大運廣度也夜明者太陰之主也故爲漲海源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苟非其時不可踵而致也時旣來不可抑而已也雖謬小準不違大信故與之往復與之盈虛與之消息蜉蝣伺日蜄蛤候月蕣以晨榮蕈以晦零況海月

乎方諸接明水陽燧延景火昭昭乎見日月之感致矣